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賦稅

古之有天下者土田山澤制納財賄故賦出於農人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出於工商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之費唐虞以前厥制靡得而詳焉堯平洪水分地九等冀州賦上上錯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賦貞貞正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賦中上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畎谷也厥篚檿絲徐州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

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賦上下第三厥貢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括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其名天下稱善包匭菁茅匭篋也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賦錯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禾稾曰總供飼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其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殷制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公田藉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及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歛以積鉅橋周武誅紂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此荒服也詳建國考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或謂助法九一貢法什一周則兼貢助用之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也自鄭康成有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後之儒者非之夫九一者授田之制什一者取民之數二者判然兩途然三代之法遠矣學者不能窺見其全今可考而知者惟王制周官而王制又雜出於漢儒之手非盡可徵信也考周自公劉遷邠相度原隰徹田爲糧徹通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文王治岐用平土之法耕者歛以九一九一井田之制則司馬法所由昉也元公編定官禮財賦之入統於大司徒一職而司馬不與焉周室既東明王不作井田最先

壞而兼幷游惰之姦起秦承其敝頭會箕斂民不聊生卒至潰叛漢興矯而革之其初什伍稅一後乃二十而取一及於孝武征伐四起增算賦之律設占租之令搜牢商賈誅求無藝然百姓終不加賦是以國得安焉自漢及後魏以至於唐有租庸調之法頗稱便民迨楊炎更爲兩稅而人始怨之然宋以來至於今率用兩稅不廢豈古今之變易不同而昔之所謂苛擾病民者在後世反以爲簡易與然則三代寬大之制不得復行於今日矣

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色九等制天下之地徵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徵

稅也民職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車賦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虞衡使職之凡任地國宅無徵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徵二十而五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畺場有瓜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稅詳農政考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

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葬韮果蓏之屬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詳農政考小司徒乃分其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貢賦所徵貢賦與閭師同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里宰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徵粟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詳見邦計考

禮書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旅師有耡粟許愼釋耡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實不離什一也孔穎達之徒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

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多而後世之民少古之稅輕而後世之稅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馬端臨曰周家所罰里布屋粟特以警游惰之民國用初不仰給於此鄭氏注謂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誤矣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爲經常之徵是無罪而受罰也至王介甫欲遂舉此例以

役坊郭之民夫古人宅與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官何嘗以宅地場圃給民而欲舉此比乎

太宰九職九賦九貢見邦計考地官所掌關市山澤之賦入市徵考茲不具列

詩小雅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

秦許晉平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

齊侯疥不瘳欲誅祝史晏子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徵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

之臣僭令於鄙欲私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謂叔向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成公元年三月作邱

甲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田賦也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穀梁傳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以夫家爲數於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其歲收田一井出

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百六十四斛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無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布縷取於夏粟米取

於秋力役取於冬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路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賦國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培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戸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而豪民得自占田假貸貧民收見稅十五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戸二百千戸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漢因而不改杜佑曰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

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幷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高祖接秦之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閔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天下旣平令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定制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惠帝卽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閒廢今復之又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

賦他無所有與文帝二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晁錯上言令人入粟拜爵邊食足支五歲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帝從其言自後天下充實詔賜天下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也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輸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耳

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更為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

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今宜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力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稅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孝昭始元二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六年秋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本始元年鳳凰集

膠東千乘租稅勿收三年郡國傷旱甚者勿出租賦四年詔被地震壞敗甚勿收租賦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甘露三年鳳凰集新蔡毋毋出今年田租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毋收田租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毋出田租哀帝卽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罪已定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二年令天下民貲

不滿二萬及被灾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初高帝四年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謂之算賦孝惠時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賈人與奴婢倍算文帝民賦四十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武帝時有司奏益民賦三十助邊用詔勿聽張徵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堪加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復二口之算元封元年巡行所至無出今年算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勿算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一算減錢三十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漢儀注曰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賦錢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宣帝五鳳三年減天

下口錢元帝時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王莽簒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貧者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劫者富人劫奪其稅）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人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者宂作縣官衣食之（宂散）時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

百天下愈愁

後漢建武六年令郡國收見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漢法常以八月算人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永平六年徙朔方者復口算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六年歲大疫除田租口賦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甚者勿收口賦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馬端臨曰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為租則錢帛蓋嘗迭用此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中平二年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徵民田畝稅十錢

陸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

魏武初平袁氏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緜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彊賦弱

晉武帝置戶調之式丁男戶歲輸絹三疋緜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馬端臨曰兩漢三十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戶口賦也晉則似合二賦而爲一然男子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此賦調所以可行也

成帝咸和五年度百姓

田畝稅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之代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宋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課米十六斛五十以下至十三課三十斛一戶隨丁多少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限減其米課詔善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

輸布四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尺布之逋出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爲千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愚謂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又啟曰守宰裒刻闘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販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啟曰諸賦稅納錢不限小大但令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

所須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昔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値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目前小利取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從之

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百姓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溼無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各隨輕重取其錢物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朝廷羇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

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列州郡縣任土所出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編戶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田畝稅米二升

後魏天興元年詔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神瑞二年幸上谷復田租之半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泰常二年復諸州租賦延和三年詔州郡縣隱括貧富爲三級富者租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眞君四年詔復民貲賦三年其

田租歲輸如常顯祖即位詔曰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用不足是以什一而稅頌聲作矣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雜調一以與民延興三年詔州郡十丁取一充戶口收租五十石備軍糧五年詔天下賦調縣專督集牧守對檢送京師違者免所居官太和六年詔曰靈邱罹痛諸州路衝供費非一可復民租調十五年詔曰江淮戍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其復常調十七年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邱琅邪復租算一年正始四年詔兵士鍾離沒落者復房租一年延昌二年恆肆地震蠲兩河一年租賦又蠲洛陽河陰二縣租賦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徵之百姓怨苦孝昌二年冬稅

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舊令一夫一婦調帛一疋粟一石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罷之以屬郡縣初民間織絹布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延興三年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有差有司不察與同罪先是天下戶調帛

二疋絮二斤緜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太和中戶增帛二疋粟二石九斗爲蘇復徵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緜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荊梁涼汾秦安營幽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邱廣寗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泰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蓮芍縣咸陽郡之寗夷縣北郡地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蘭陵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尚書奏復緜麻之調復高祖之舊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知軍國須緜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緜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尚書不惟法

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奏求還復緜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緜麻而都官共竊利之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緜絲斤兩兼百銖之贏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今宜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緜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布絹絲緜遣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官度官稱計其斤兩廣長折給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北齊河淸三年定令十八受田輸租調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緜八兩凡十斤緜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鎭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武平之後賜予無限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緜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

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歉凶札則不徵

隋文帝依周制丁男六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爲征稅之法頗稱重數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九年江表平給復十年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功調全免煬帝即位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矣

唐賦曰租曰調每丁租粟二石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

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緜三兩輸布者麻二斤皆書
印焉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綟者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科有餘折一斤納粟一斗凡庸調之物仲
秋而斂之季秋發於州租則準土收穫早晚量事而斂之仲
冬起輸孟春而納畢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之處若冬日水淺上埭難者四月以後運送本州
納者季冬而畢凡諸國蕃戎內附者亦爲九等四等已上爲
上戶七等已上爲次戶八等已下爲下戶上戶丁稅銀錢十
文次戶五下戶免之附貫二年已上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
口下戶三丁共一口無羊處准白羊估折納輕貨若有征行過三十日已上者免當年輸羊凡
嶺南諸州稅米者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
獠戶皆從半輸輕稅諸州高麗百濟應差征鎭者並免課役
凡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三年一大稅其率一百五十萬

貫每年一小稅其率四十萬貫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每年別稅八十萬貫以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凡水旱蟲霜爲災害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租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已輸者聽免來年凡丁新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凡丁戶有優復蠲免之制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同籍悉免課役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元年詔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戶至大麻四年制一例加税其見任官一品至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税上上開元八年頒戶四千每等減五百下中七百下下戶五百

庸調法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采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

凶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開元二十二年敕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租課並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敕文每載庸調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盜縣不能制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永泰元年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倣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諸道稅地錢得四百九十萬貫大厤元年詔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

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二升五年始定法上田夏稅六升秋五升下田夏四升秋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舊唐書上即位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以御史大夫爲稅地錢物使大厤八年赦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今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自代宗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厤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

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天下便之楊炎傳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戶部故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多死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至德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使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私爲贓盜河南山東荊襄劒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人賦增於下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是時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覽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疏請革其弊曰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麻中一年科率

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無名之暴賦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身丁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息矣又曰廉使奏吏之能者四科一戶口增加二田野墾闢三稅錢長數四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

亦詐偽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遷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汚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之病且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宜命有司詳考課績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增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增闢不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視雜産以校之田有常租則不宜復兩稅不督課而人人樂耕

矣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劒南西川觀察使韋臯奏請加稅什二以增官吏從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至穆宗時四十年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其弊少革元和十五年楊於陵等議請天下兩稅榷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緜任土所產物充稅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中書門下奏請自元和十六年已後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爲稅額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折納其鹽利酒利不除去錢額中有納見錢者亦令折納時估匹段者自太和以後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而徵稅皆出下貧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多是權要富豪請留縣輸納貧單之人卻僱腳搬載今後留縣並須先饒貧下戶四年制百姓兩稅外不許分外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疋段等物

並留州又青苗兩稅本係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

後唐莊宗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租庸使孔謙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五代史梁祖開國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耕桑薄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及莊宗平定梁室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兵食尚虧不三四年以致顚隕蓋賦役重而寡恩失望也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收穀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

同光三年勅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減收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令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

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其絲永與除放吏部尚書李琪
上疏曰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不以折納為事一切
以本色輸官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稅則天下幸甚勅
依琪所論明年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
生明宗天成元年敕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
正稅二年勅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
狀十月務閑方許論對三年勅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
文足陌長興二年田畝納農器錢一十五文是年勅委諸道
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出賸田苗補貧下
不追頃畝自肯者即據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九年勅
州府受納稈草每束一文足百束納抝子四莖充積年供使

鞋鍬一莖充稕場院其草并柴蒿一束其納絹絁布綾羅每疋納錢十二文足絲緜紬線麻皮等每十兩納耗半兩鞋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係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緜紬子每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無加耗二年勅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淸泰元年劉昫判三司鉤考積年逋欠之數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

晉天福四年勅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吳越王錢宏佐問倉吏今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

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

周廣順二年勅約每歲民間所收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唯禁賣於鄰國先是兵興禁民私賣牛皮令輸國受直唐明宗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敝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顯德三年令夏稅六月一日起徵秋收十月一日起徵又勅舊制織造絁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須及二尺五

分官絹每疋須十二兩其絁紬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容齋隨筆曰今年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四年勅今後科徵了足本州但取倉場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五年賜諸道均田詔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論曰秦漢以來兼幷成風貧弱之甿賤於奴隸豪強之奉侈於封君其時縣官雖三十而稅一然於貧民未有利也徒以惠富室而已魏晉之閒國家多故兵革亟動世主因時通變刱爲畝徵戶調之法所取視兩漢爲加重然所謂粟米布縷力役者猶自析而爲三未嘗併出於田而一以錢代賦也後魏計口受田齊周隋唐因之

其賦之沿革史不盡詳然大略有三曰租曰庸曰調至唐德宗建中初楊炎作相乃更立兩稅法於是租庸調之名始併而爲一焉不問戶之主客不計口之多寡唯視大麻頃畝之數案直而納錢於官當時齊抗陸贄極言其弊矣顧自唐中葉迄於今千有餘年未聞有一人議其非而少加變革者豈其法之果良哉孟子曰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則父子離楊炎之術與暴桀何異葢堯舜三王之罪人也然而人情重因循而憚改作上之人苟自以爲便下之人雖甚有不樂孰敢不從是故設科舉以取士其於士也得少而失多行兩稅以科民其於民也利微而害巨而鄱陽馬氏拘於一隅之見反

盛推炎之法爲後世所不能易豈所謂信今而不信古者與

六典通考卷六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賦稅

宋歲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郭（宅稅地稅）曰丁口（身丁錢米之類）曰雜變（牛革蠶絲之類隨所出變而輸之）歲賦之物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自五代時視墾田定租吏緣爲姦稅不均太祖即位詔民闢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入民租者棄市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掌督之夏稅正月一日秋稅四月一日竝限四十五日畢其田蠶早晚不同臨時奏裁河北河東

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荊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須霜降成實十月一日始收租文獻通考開寶八年詔輸稅紬絹不滿疋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三五戶聚合成疋又詔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存僞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宜蠲去之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南轉運使言本路蠶桑少而金價頗低金上等舊估二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咸平三年陳靖爲京畿均田使據元額定稅不增收臘數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眞宗曰若是將盡廢農耕矣不許雍熙初嘗詔荊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老並身有廢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間又除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許

以粟麥蒭藁折輸凡歳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則視當時所須焉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宋初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故賦入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二十稅一者有之三十稅一者有之仁宗卽位首寛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戸毋遠輸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特詔蠲減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詔除之凡州縣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田賦外增取他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官司歳附帳籍竝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詔

悉除諸名品併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州縣賦役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而率民錢爲擾罷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韓瀆言催科簿散亡則耗登之數無從鉤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閏一造至慶曆中復故時患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大臣合議蠲減

既而諫官王素請均定田賦而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大理寺丞郭諮嘗以千步方田法括民田願詔二人任之三司亦以爲然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腳錢詔特蠲之又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榜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爲錢二百有司擅損其價宜令復故州郡災害不上聞故賦

罕得蠲者詔申飭之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又詔諸路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民農自今有此州長吏即時上聞初湖廣閩浙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閒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幷除婺秀二州丁錢皇祐三年命三司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歲減十餘萬石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民不便詔輸如舊景德中賦入四千九百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蠲除

者景德中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歲以灾害蠲除者不在是焉熙寧八年詔支移二稅於起納前半歲諭民使商辦時有司往往綫期州縣或令民輸錢謂之折斛錢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移入他戶代輸瓊州昌化軍丁稅米歲移輸朱崖軍道遠民以爲苦至元豐三年根括四州軍稅賦舊額存其正數二州丁稅米止令輸錢於朱崖自糴以便民李琮爲淮南轉運副使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幷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幷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石匹兩有奇三路民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騷然哲宗嗣位天下積欠煩多王巖叟爲開

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爲催法乃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戶爲五年十料之法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腳錢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第一第二等戶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腳價者酌度分三等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折變崇寧二年行增價折納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穀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大觀二年詔支移以便邊餉內郡罕用既有移用則責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京西舊不支移崇寧

中將漕者令民輸地里脚價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不能繼轉運司用是取辦理之譬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可爲稻田因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名公田於是民田有溢於初劵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置營繕所亦爲公田久之皆併於西城所凡天荒逃田河隄退灘租稅舉入焉爲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元年獻言者曰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而州縣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

然豈至於豪民徙歟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腳費視富戶反重詔申戒焉宣和三年言者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圍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十三千東蜀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七年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帝得奏申禁然有司莫能承其意焉舊租稅加耗轉運司有抛樁明耗州縣有暗樁暗耗諸倉場受納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其數益增至是悉罷陳傅良曰開寶六年令川峽兩稅以上輸納錢帛貫收七文疋收十文絲綿一兩茶一斤秆草一束若一文頭子錢數始略見於此咸平三年三司權判孫冕

等奏諸夏秋稅斛米收倉耗諸般物色等收頭子錢檢尋不見元定宣勅後唐天成二年戶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納錢入文三文倉司喫食補襯長興元年見錢每貫七文秤草每束一文盤纏其所收與開寶數同則頭子舊有之康定元年令頭子錢盡納官熙甯二年提舉河北常平廣惠倉皮公弼請令來給納每貫石收五文足則給納並收頭子錢始於此政和四年湖南轉運司奏應給應係省錢物許每貫石疋兩各收頭子錢五文專充補助直達綱之費增收錢始於此宣和六年發運判官盧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廣福九路應出納錢物月收頭子錢一文充糴本靖康元年罷紹興五年措置財用所看詳係省錢物每貫收二十三文省十一文作經費起發雜稅出納每貫收見錢上增作二十三文足至紹興十年諸司錢物不復分別每貫收四十三文矣乾道元年復添收十文足至今為定例

建炎元年詔二稅依舊法凡欠租閣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又詔被虜之家蠲夏秋租稅及科配右諫議大夫黎確言近歲貪吏至與專庸分利凡民戶輸納夏稅和買絲帛等多端沮抑不堪留滯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濫惡之物詔物帛非紕疏濫惡官吏過有抑退者許越訴紹興元年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言者論浙西科斂害民

歸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逋則質其妻孥利歸貪吏怨歸陛下願重科斂之罪嚴貪墨之刑詔漕司究實以聞六年詔淮西殘破州縣免租稅二年是歲兩浙轉運李迨取發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賸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七年詔新復州軍計佃官田輸租外免輸正稅已田謂之稅佃田謂之租舊不併納劉豫并取之至是從舊法九州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民間蔬圃令三季輸稅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賦斂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菓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和買科敷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

戶等今役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為役代輸也今大將不止役一人使各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從之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輸官物用四鈔臣僚言四鈔受納親用團印日戶鈔付人戶收執日縣鈔關縣司銷籍日監鈔納官掌之日住鈔倉庫藏之今監住二鈔廢不復用而縣司亦不即據鈔銷簿方且藏匿以要賂望申嚴法凡戶縣監住四鈔皆存留以備互照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縣爲宋齊邱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輸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師括田租加於舊湖廣有土戶錢折絁錢醋息錢麴引錢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爲戶部侍郎責償甚急盖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

戶部侍郎許興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若罷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傜薄賦所以息盜乃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螟其租稅盡蠲之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丁輸鹽錢二百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用知縣姜詔言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隨產均輸二年知贛州趙公稱以寬賸錢十萬緡代民輸夏稅詔溫台處徽二稅物帛許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乾道元年蠲

興化軍猶贍米之半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稅歲餘軍儲外猶贍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福州謂之猶贍米至八年乃併其半蠲之三年新城知縣耿秉言曩錢氏以進際為名虛額太重詔減半七年勅令所修輸苗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暨上三等及形勢戶逋賦雖遇赦不除八年蠲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除者毋更取詔可五年詔曰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僅贍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朝廷盡取供軍州縣無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

募兵籍廣屯田練民兵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寖紓然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窮民得保生業八年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蠲實恐郡縣懷疑不復檢放唯當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法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詔從之日知錄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紹熙元年臣僚言一倍折為錢再倍折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是折銀之見於史自南渡後始也

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舊和買官給其直或錢或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樁版帳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時金主璟新立萬里迓使客於淮謂其鄉民間

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價蠲除田租一年故因轉對而有是奏夏稅和買紬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絹三分折錢七分本色紬八分折錢二分本色

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詔下則所放者吏

脩之物所倚閣者撥戶之錢嘗觀漢史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故事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奏救弊之策有四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正經界明版籍約妄費裁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今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不加釐正望亟議

行之詔可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詔禁止紹興三十二年詔諸縣受民已輸稅租等鈔不即銷簿者官吏科罪民齎戶鈔不爲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南渡後州縣賦法害民者有預借加耗代輸改鈔畸零等名預借始建炎四年用轉運劉蒙議於民間預借秋科苗米御史沈與求奏罷之紹興五年詔預借民戶和買紬絹二分止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每千除頭子錢外縻費毋過十文淳熙四年執政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應副支遣次年至三月撥還今符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支借到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借之弊詔諸路州縣依條限催理三稅嘉定五年臣僚言頑民豪戶易預借之名而以符雇爲說當催夏絹則曰有錢在官及督秋苗則曰未曾倒折所寄者半而所逋者亦半乞嚴禁止從之

又言四川二稅積欠弊在吏去年預借今年秋科今年預借明年夏科有給鈔而不銷簿者有盜印鈔而匿財者有私立領而官不受理者有公吏攬取而不歸公者乞下諸路遵守條約毋得預借詔制總兩司覺察嘉熙時陳求魯奏兩稅本大厯弊法常賦尚爲病況預借乎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百畝之家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

加耗出自東都孝宗即位詔曰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方時艱虞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爲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代輸者逃戶之稅責鄰保代償淳熙八年諫議大夫鄭昭先言諸路縣道抑令戶長代輸逃絕之戶往往破家詔申嚴禁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歲爲台信等州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兩係常賦外白科科苦民特甚蓋一科取一害預借一害不給鈔或勒重納又一害臣已措畫爲民代輸改鈔者縣以新鈔

輸州州改爲舊鈔今歲所輸改補去歲之虧甚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償前政之欠甚以償累政之欠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江浙此弊尤甚乞禁戢州郡詔付戶部畸零者單弱下戶錢不足貫帛不足疋紹興二十六年戶部言今年畸零租稅依法折納願與別戶合鈔納本色者聽初秦檜畫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鍾世明權侍郎奏行之淳熙六年臨安府守臣吳淵言準乾道令人戶納二稅貫收朱墨錢二十文足不成貫者收十五文不成百者免收今自九百九十至一百例取十五文足緣有不均乞一百收二文足每百增二文至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從之

論曰宋祖懲五代苛擾之弊與民休息故立限入稅而

緩其期禁吏多收而嚴其法凡所以紓物力而培國脈者規模宏遠矣至於仁宗尤號盛德其時西師亟起府庾告匱內有轉餉之勞外有歲幣之奉廟堂日夜焦思而不聞有借商算緡之令俾庶安業四十餘年方諸前代哲辟其漢文之儔匹乎自熙豐以後人主銳意理財佞臣又從而附益之搜求逃戶隱括漏田寸攘尺取惟恐或遺於是折變支移之費動浮於常供之額飢寒逋負之家瀕死於追胥之手及蔡京童貫相因秉政權算之才遠不逮桑劉掊克之罪有甚於荊舒割剝蒸民挑釁強敵靖康之禍成於此焉既而莅蹕臨安炎業再造百萬之師供億惟艱小人聚斂之徒階緣倖進巧立名

目多方漁獵或本色而變折納或强買而減實估或寬收斛面以爲贏糧或預借來歲以當今稅其所據者東南一隅之區而歲月上供之資百倍於祖宗全盛之世於時民之困於水火者汲汲焉無所告訴矣其後蠲貸之詔累下而州縣猾吏視爲具文用使名至而實不至故自古衰亂之政上下欺罔習爲苟且必至人情土崩國勢瓦解而後已豈獨南渡君臣然哉

遼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聖宗乾亨間以上京雲威（原作[illegible]）數縣戶貲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

上下唯酒稅赴納上京故頭下軍州賦分一二等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麴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詔復其租民始安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民稅斗粟折五錢耶律穆濟原作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

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制分田九等而差次之夏稅畝三合秋稅畝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章帝諭宰臣日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七月爲初凡

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稾草各減十稱興定四年鎮南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今稅法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於所輸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不足則增於民民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戶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民懇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五月秋八

旱水田則通以八月爲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時之灾則視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灾不能蠶則免絲緜絹稅諸路雨雹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天會元年勅有司輕徭賦天眷五年詔免民戶殘欠租稅皇統三年蠲民稅未足者大定三年詔免二年租稅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稅租甚重上諭翰林學士張景仁今租稅比近代甚輕而以爲重何也景仁曰非稅斂則國用何從而出十二年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十六年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數多以此費大十七年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

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租稅以戶部尚書曹望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詔諸稅粟非關邊要除當儲數外聽民隨便折納二十一年中都水災免租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中都河北等路河決水災免租稅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南北路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磽瘠者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蠲除則不均遂勅特免一分外中田減一分下

附減二分舊制夏秋稅納麥粟草三色戶部令以諸所用物折納治黃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黃河岸所用木石非土產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它應折納者尚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人請佃願仍爲官者免租八年爲己業者免稅三年從之明昌三年有司言河州災傷民有未輸租者詔蠲之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權閣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續徵上如秋山所經過人戶免夏秋租稅之半上諭尚書省曰海壖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唯黍稗而已及賦於官必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產或依河東路所減數泰和四年詔免所旱州縣夏稅五年詔有司籌所行幸三次者特免半年租稅八年詔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夏稅河東河北大名五路半之諸路請佃荒田者免租賦三年作己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貞祐三年免逃戶租稅四年山東行省僕

散安貞言泗州被災所食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擅括宿藏以應命民皆逋竄又別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奏亳州大水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詔命治三司官罪（上日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戶人何以堪命部官閱實免之已納者給以恩例或除他役減桑皮紙錢四之一）元光元年上聞有司徵稅租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二年宰臣奏去歲京師見糧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絕恐貧民逋亡遂以中旨徧諭止之牛頭稅卽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

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詔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爲一廩貯之四年詔內地牛一具賦粟五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虧損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爲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世襲謀克親族從行當給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於官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世宗謂宰臣日今歲山西豐稔所穫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穫不能支半歲而又牛頭稅粟每年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二十三年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按籍徵之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戶口畜產之數二十六年尚書省奏徵牛頭稅粟上不許令民隨

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元制內地曰丁稅地稅（倣唐租庸調）江南曰夏稅秋稅（倣唐兩稅）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增爲四石至丙申年定令諸路民戶每丁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老幼不與耕種者或驗其牛具與土地之等焉丁稅少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稅所申省違者各杖一百）中統二年命遠倉之糧止輸納近倉石收腳錢鈔三錢民戶赴河倉輸納者石折輸輕齎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伊嚕勒民達賓密儞人種田者白地畝輸稅三升水地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租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竄戶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依見居

民納稅八年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烏梁海三處之稅數與僧道同十七年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一年五升二年七斗五升三年一石二斗五升四年一石五斗五年一石七斗五升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粟一石畝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一石折納輕齎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官部之石帶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收受出給朱鈔結攬稅石者罪之令倍輸其數倉官攢典斗腳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遠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初世祖平宋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江南依宋例折輸緜絹雜物又用耿左

丞言輸米三之一餘並折鈔以七百萬錠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輸米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貞元二年定江南秋稅輸租夏稅輸木緜布絹絲緜等物其數視糧爲差江浙婺州等路江西龍興等路石輸鈔三貫福建泉州五路輸鈔一貫漳州等五路輸鈔一貫五百其折輸各隨時估高下獨湖廣不然初湖廣罷宋夏稅改科門攤戶一貫二錢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科夏稅俄罷之三年改門攤爲夏稅而倂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差重云凡官田不科夏稅泰定初有助役糧江南民田一頃以上正稅外量出助役田里正歲收以充役費寺觀田亦驗其多寡出田助役天下歲入糧數總一千二百十一萬四

十七百八石江南三省天厤元年夏稅計中統鈔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明制二稅以米麥爲主絲絹與鈔次之夏秋米唯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菽惟貴州農桑絲徧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令農民栽桑麻木緜不種桑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緜出麻布緜布各一疋洪武七年以徽饒寧國不通水道輸稅爲艱令以金銀錢布代輸夏稅九年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米一石小麥減直十二緜苧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之米麥爲本色諸折納稅糧者爲折色三十年以行人高稹言陝民困逋賦乃令天下逋租皆許隨土所便折收布絹緜花及金銀等物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

二石絹一疋石二斗縣布一疋一石苧布七斗縣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賦欲蘇民困也今如此重將愈困民其金銀每兩各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折一石餘從所議初折鈔者多且重矣用金銀者然民卒輕鈔宣德間米一石至用鈔五十貫及定折銀之制遂弛銀禁而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永樂時賦入盈羨郡邑倉廩至紅腐不可食雖數有折徵之令未嘗定用銀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衛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充俸戶部尚書胡濙言洪武三十年行之秦越民皆便之遂倣其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折麥直亦如之其後槩行於天下自起運充軍外糧四石收[illegible]一兩為永制於是南直隸之蘇松常徵

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稅糧麥米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葢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矣初太祖定官田畝科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唯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爲稅額而司農卿楊憲以浙西地膏腴畝加爲二倍增其賦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蘇更重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邱濬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一藩三府之地糧額比天下爲多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

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宜悉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卽位廣西布政使周幹言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富室田私稅一石後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取其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田畝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仁和海鹽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今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詔舊額官田租糧太重自今年始田一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

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爲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

杜宗桓上周忱書曰錢氏稅兩浙田畝三斗宋均兩浙田畝一斗元定天下上田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太祖受命田稅不過三升五升最下有三合五合者獨蘇松二府民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糧重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一依私額起糧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田未沒入時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興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鼎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淸張瑄田後至正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園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一百二十餘萬石皇上屢降德音天下糧額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尙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然忱請

令松江官用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所司勿以詔書爲辭帝與尚書胡濙言之謂計臣壅遏恩澤亦不能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准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先是宣宗末年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及減定乃獲少甦鎭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稅嘉湖則例以科重者徵米宜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下民田七斗下者石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下者石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下民田二斗七升下者石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下民田七升下者石徵平米二石二斗

厚者輕之輕者重之使科則適均而畝科石之額未嘗減云宏治十六年會計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餘石王應奎曰蘇州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松江不過二十餘萬即元增賦蘇州八十餘萬松江七十餘萬而止今額較宋浮七倍比元三倍湖廣一額二百三十萬而蘇州之數浮之福建額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之數浮之建文詔免而復於永樂文襄請減而增於萬曆近世撫臣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餘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賦入日損支費日加請嚴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則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不節矣既而諭德顧鼎臣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田甲業戶倣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官爲勘別界址

履畝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永爲稽考且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姦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朴糧長顧令下鄉追徵豪强者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寡弱者爲勢豪所淩敗延欺賴未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死於箠楚者幾數百人矣且往年糧長不過正副二名

近多至十名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害莫大於此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如州縣官多僉糧長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其二則議遣官總理及預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糧長者太祖令田多之民爲之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京得召見語合輒擢用末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斂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買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泰中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給事中徐俊民言今田賦受地於官者謂之官田江水淹沒者謂之坍江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追呼敲朴歲無

盜時而姦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併輕分重此閭閻凋瘵所以日增也請立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為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富人不得過千畝百畝自給義者加輸過之稅以限田如此則輕重適宜貧富相安矣部議令所司熟計不行越數年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糧九萬餘石十八年應天巡撫歐陽鐸上坍荒田糧之數免糧十一萬餘石以所清出隱弊田糧六萬餘石補之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原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

額歛一者總徵米銀之數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
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爲遞減耗米派輕
齋折除之陰子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
耗米加乘之陰子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又以八
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貢曰郵政曰
公費曰備用時又有綱銀一條鞭一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
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若綱之有綱也一條鞭法者
以府州縣十歲中兩稅運存之額均徭里甲土貢僱募加銀
之額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一串鈴則夥收分解法也自
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顧炎武曰火耗之名起
於徵銀之代州縣之賦
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得以瑣細而上諸司府不
得不資於火有火則有耗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
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婪
於是耤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
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於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
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兩者必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

之短長者也銖者必窮下戶雖多取不敢言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正賦耳目之所先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而生民之困甚矣

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師增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歲出益繁度支爲一切之法以斂財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尚書方鈍等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七事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而累年積逋無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創加派之名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有餘留下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及倭患

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罷給事中何煃亦言軍門養兵工部科價甚者指十科一請禁革之命如煃議而提編加派之額不能減隆萬世增額如故又多無藝之徵逋欠之多縣各數十萬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萬厤中年三大徵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增遼餉三百萬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援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五百二十萬爲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啟元年給事中甄淑言加派因乎田地而田地或相倍蓰上農加派九釐猶可辦也不毛之地正賦且難供况加賦哉履畝蹋勘則高下未必得實反開富豪隱射之徑照米分派則愚民不

習推算徒滋狡胥賄賂之姦無巳唯按銀額因人土之宜而巳蓋天下有戶銀有丁銀有田土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計銀即計米矣而戶丁在米之外銀之中其法以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而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此外民最苦者無田之糧田鬻而糧存無米之丁米推而丁在宜取額丁額米兩定其數米若干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鬻田者推米便推丁在貧民不致賠累而官亦免逋責之難矣部議從之崇禎三年兵興梁廷棟請增田賦九釐外請復徵三釐唯順天永平新罹敵患視舊餘六府畝徵六釐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象昇請加宦戶田賦十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旣而槩徵每

一錢名曰助餉又二年復行均輸法畝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又二年楊嗣昌督師畝加練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麟請收兵殘遺產爲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未幾遭國變事乃已御史郝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

顧炎武曰自三代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至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以福建二廣坑冶多而海船利也至

金章宗始鑄銀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閒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錢至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考之元史歲課之數惟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不過二三百年閒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錢錢也糧糧也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閒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敎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閒凡州縣

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也